

烏來地名之由來

相傳大約兩百多年前，泰雅族賽考列克群的一個支系，從南投深山賓沙布干 Pinsebukan（今南投縣仁愛鄉瑞岩部落發祥村）出發，往北遷徙，至大嵙崁溪（今大漢溪）右岸的宜亨 ihen（今桃園市復興區三光村的爺亨部落）及志繼 sikkell 做短暫的駐足。後因人口太多，一群人便隨著河川下來到三峽定居，而後三峽有一部分人接著到萬華，再到關渡平原，最後到淡水。頭目 klbuk 沿新店溪上溯回八靈報告時，途經烏來，再沿著南勢溪上溯到大羅蘭 trang（今烏來福山），發現一片平原，水好野獸又多，而且有路通到巴陵拉阿拉山，很適宜居住，族長亞維·波納 yawi puna 在獲得頭目 klbuk 的允許後，帶著族人從拉拉山徙居大羅蘭，子孫愈來愈多，便北移遷入今烏來福山的扎亞孔 tsiyakan，之後再沿著南勢溪遷入今烏來區境，因為霜雪襲毀農作以及人口增加耕地不足，而不斷向外遷徙分化擴張，遊獵至今福山村南方的扎亞孔及李茂岸，發現此地溪流魚豐、山林獸多，於是建立部落。

泰雅族人沿著南勢溪向北遷移之時，在溪流岩層中看見滾燙熱水汩汩冒出，因而驚呼「Kirofuulai Kirofuulai」。意思是「熱水很燙，危險、小心」。而「ulai（滾

燙）」音近「烏來」，久而久之，「烏來」便成為當地的地名。烏來也因溫泉讓深山裡美景山水聲名遠播。

烏來的泰雅族人從南投北遷後，在烏來不斷壯大，人口也不斷增加，族人陸續沿著南勢溪遷入烏來其它地方。不斷擴張、遷徙分化的結果，烏來的泰雅族人在南勢溪兩岸海拔 200-700 公尺間的山腹地帶，共建立了大小 13 個部落。後經遷併為大羅蘭 Tran、扎亞孔 Jiyacon、李茂岸 Limogan、卡拉模基 Karamotus、拉號 Rahau、烏來 Ulai、溪羅岸 Sirogang、加九寮 Sokali 與西波安 Sitipoan 等 9 社，約在一百多年前，即清朝末葉臺灣割日前夕達到最繁盛的時期，並曾一度顯現 13 個大小部落並存的盛大族群空間分布。

光緒 12 年（西元 1886 年），臺灣巡撫劉銘傳對泰雅族施行「開山撫番」政策，不斷有兵伐之事，烏來一帶的泰雅族人不敵，只能就撫，受撫後的泰雅族人開始習漢文化，烏來山區由此陸續開墾。

滿清時期，新店地區雖已被漢人占據，但整個烏來地區至此仍屬泰雅族人的活動範圍，這從烏來山區的許多地名可以一窺究竟。如福山國小的校址為「烏來區李茂岸 56 號」，其中「李茂岸」即泰雅族語「Limogan，意指眾人聚集之處，它不但是社名，更標記著其獨特的地理空間，是古時宜蘭、桃園、烏來三地的泰雅

瀑布、溫泉、台車 烏來泰雅族的故事

文、圖／容容



▲ 泰雅族的祖先靠著遊獵遷徙，筆路藍縷開闢出今日的烏來。

族部落最重要的社交聚集地。南勢溪右岸有一條「卡拉莫基步道」，也出自泰雅語「Karamotus」，堅硬的石頭之意，原來此地為一小臺地，散布著許多堅而硬的石頭，打赤腳走路會受傷，因此得名。加九寮同樣是取自泰雅族語「Sokali」，漩渦之意，因加九寮溪與南勢溪在此處交會而形成漩渦，用此特徵命名相當貼切。至於進入烏來前會經過的新店沿途，如龜山（soenlaian，意指河床一帶的捉魚地）、雙溪口（hbug，意指兩溪合流積砂處）等等，都是泰雅族語命名的痕跡。這些極富具體、動態與特徵的意象命名，充分展現了這支首次在這塊土地上扎根的民族の用心與智慧。

日據初期，由於烏來泰雅族人以武力對抗，殖民政府在烏來山區設置了 6 條隘

勇線。此後殖民政府逐步將統治權深入山區，以掠奪烏來山區豐富的自然資源，包括樟腦及檜木。日人並要求泰雅族將各種生活型態改變為日式，並將烏來泰雅族各社合併為納嘮、烏來、阿玉、桶壁、李茂岸等 5 社，陸續規劃烏來為溫泉觀光勝地，從而加速了烏來泰雅族由原始部落文化推入到「日化」或「漢化」及「觀光化」的過程。直至國民政府遷臺，原烏來 5 社又改名為忠治、烏來、孝義、信賢、福山，名稱沿用至今。

自然資源得天獨厚

從新店新烏路轉入烏來，過了翡翠水庫水源區，就進入了烏來境內，山和天壓低了姿態迎面而來，四面峻嶺環繞，似乎越往裡走越有種探尋源頭的神秘感，烏來豐厚的泰雅文化和得天獨厚的溫泉數十年來吸引著川流不息的觀光客來此朝聖，原鄉特有的魅力更是讓人好奇、讓人著迷。

鮮紅的烏來吊橋靜靜地懸在幽幽潺流的南勢溪上，在碧綠的山巒映襯下十分的醒目，烏來吊橋是進入烏來老街的第一站，遊客從橋旁的公車總站下了車，都會魚貫攀上吊橋，其中不乏夾著日語、韓語、英語……的外來觀光客。

站在吊橋上，豐盛的綠意以寧靜之姿向我們包圍過來，山林的風、鳥鳴魚躍像溪水一樣源源不絕，一片美麗的河谷便展

延在眼前。當年的泰雅族人跋山涉水，翻越中央山脈的重重峻嶺，前途茫茫，直到隱約看到眼前的這片碧綠，發現這地方是個寶地，開始對著山林忘情的歡呼，在他們的臉上也現出許久未曾出現過的歡欣與滿足。

這段可追溯回乾隆 5 年（西元 1740 年）的歷史，就寫在烏來泰雅民族博物館的紀事牆上。走進這座老街上最安靜的建築，樓梯間兩幅巨大的照片吸引了我的目光，那是一對泰雅族青年男女的照片，稜角分明瘦削的臉，額頭、下巴都紋著青黑色的文面，長長的配件穿過耳洞，最震撼的是他們的眼神，炯然的望著前方，顯露出一股強悍堅毅守護家園的意志。照片分別攝於光緒 29 年（西元 1903 年）和光緒 32 年

（西元 1906 年），正是那個年代生活在烏來的屈尺群泰雅族男女，雖然照片歷史久遠，但從他們的眼睛中所透露出來的神采，似乎仍能突破時空與畫面的限制，躍然於今人的面前，讓我們對這塊土地的原本主人泰雅族人，印象深刻。想要親近烏來，必要先了解他們，以及他們與這塊土地間的連結。

從博物館所展示的這些圖片文字，我們可以清楚了解從南投山域遷徙至烏來的泰雅族人，在烏來拓展居地的歷史。

烏來山區共有 3 條泰雅祖先遊獵、遷徙所開闢出來的越嶺古道，分別是哈盆越嶺、福巴越嶺以及桶後越嶺古道。昔日泰雅族人就經此徒步往返於烏來、桃園、宜蘭等地，打獵、訪友、聯姻行走的，也都

▼ 烏來吊橋是進入烏來老街的第一站。





▲ 泰雅文化博物館內所陳列的住屋模型，讓人更了解泰雅族人的生活。



▲ 越往烏來境內走去，越有種探尋源頭的神秘感。

是這些山徑古道。

哈盆越嶺古道沿著南勢溪上游彎繞山腰而行，連接烏來福山村與宜蘭員山鄉之間；福巴越嶺古道從烏來福山越過拉拉山支線鞍部到桃園巴陵，便利新店溪與大漢溪之間居民往來；桶後越嶺古道則從孝義，沿著桶後溪，越過雪山山脈主脊烘爐地山，到宜蘭礁溪。這 3 條目前北臺灣僅存的越嶺古道，皆屬自然生態保護區或山地管制區，路途遙遠，非一般大眾化路線，具健行腳力者方可一試。

哈盆是泰雅族語「開闊」的谷地之意，為臺灣少數仍保有低海拔原始闊葉林的區域，全程環境潮濕，具亞熱帶雨林生態系，素有「臺灣亞馬遜森林」之美譽。走這條道路可深入福山植物園與哈盆自然保留區，是一條充滿原始況味的登山路線，沿途有蛇類、山豬、山羌、臺灣獼猴、穿山甲、白鼻心等野生動物出沒，全程行走約 30 公里。

福巴越嶺古道

福巴越嶺古道最早是由泰雅族的大料崁群，向北狩獵所走出來的一條獵徑，後來部分族人循此路線一路向北遷徙到福山、烏來一帶，既是最早的遷徙之路，也是後來聯姻互訪的社路。

百年前，日本人類學者森丑之助（もりうしのすけ）也曾越過這條古道，前往角板山從事蕃地調查，而當另一位學者伊能嘉矩（いのうかのり），預計於光緒 23 年（西元 1897 年）經此前往角板山時，才剛自臺北走到烏來蚋嘯社（今烏來信賢里），差點遭到馘首（即泰雅族的獵人頭）而折返。當時，自新店屈尺以上的南勢溪流域，都還是泰雅族人的天下。於是，日本總督府進行理蕃計畫，多次出兵征討。這條古道也成為日警進入桃園後山內大料崁部落的路線，之後更積極將之修築為山地警備道路，沿線有設置 10 個警察駐在所。

這條全程 17 公里的古道，海拔介於 1,300 ～ 1,700 公尺之間，沿途古木參天，植生環境主要為原始紅檜林、冷杉、鐵杉、

山毛櫸等，特有生物有臺灣黑熊、山羌、帝雉、藍腹鵲等。目前林務局已將之規劃為「福巴越嶺國家步道」。

位處雪山山脈北端的烏來，因峰巒疊嶂、溪流眾多，因此孕育了豐富的林業資源以及繽紛多樣的生態環境，其中單是直接以烏來命名的臺灣特有種植物就有十三、四種之多，境內因此設有哈盆自然保留區及北插山自然保留區（主要保護標地為冰河時期殘留臺灣的子遺植物如臺灣山毛櫸等）。也因烏來地形大多成幼年期型態，溪流對地表的下蝕及搬運作用較強，造成許多壯麗的河谷、斷崖、瀑布，以及溫泉資源。而我們從地理空間的視角望去，古道上依稀可辨泰雅祖先逐步踏出的遷徙步痕，隱身林間的，還有南下度冬的珍貴冬候鳥。長期與自然相互依存的泰雅族人，也有他們對於鳥類的特有稱呼及文化，例如小彎嘴畫眉（泰雅語：Mojji）規律的鳴聲是泰雅族人的時鐘，成為大家在山林作息時的依據；而最著名的「希利克」（繡眼畫眉），是泰雅族人藉其叫聲及飛行位置作為吉凶占卜的神仙鳥，最受保護與尊崇。

泰雅部落生活

在烏來泰雅民族博物館中，對泰雅族的傳統經濟生活，有十分詳實的展示。百多年前的烏來地區，李茂岸社與烏來二社

人口最蓬勃，血族團體組成人數也最多，因此一直是該地最有勢力的部落。他們以農作為主，狩獵、漁獵為輔，偶而會與山外漢人以物易物。泰雅族的農耕方式採取「燒山火墾」法，將高山坡地上的樹木砍去，燒去野草外，略為翻動土壤及可播種，焚燒產生的草灰可用做肥料或驅蟲，是一種因應自然生態的原始耕作法。耕作物有露稻、小米、黍、甘薯等物。但由於烏來地形大多為表土容易流失的傾斜山坡地，地力耗盡後必須休耕 5 至 10 年來恢復土地元氣，因此農作產量相當有限。

而狩獵、漁獵等相關活動則是非常活躍，泰雅族各部落有一定的獵區，彼此不得侵犯。狩獵對泰雅族的男人而言，不但是維生，也是一種娛樂，有時狩獵的獵物大小、數量多寡可鞏固其在部落中的社會地位。他們使用的工具有槍、弓矢、矛，或設置陷阱捕殺，主要獵物有鹿、羌、山羊、野豬、熊與鳥類等。至於捕魚，除了以魚叉、網筴等工具捕之，還會選擇施放魚藤汁液毒魚。在烏來清澈的溪流中，常見的魚種有香魚、鯉魚、苦花魚等。

大體而言，泰雅部族的經濟生活能夠自給自足，但某些生活必須品如鹽、鐵、棉布等，仍需與山外的漢人以物易物換取。據說當時還有少數泰雅族人會與屈尺一帶的漢人換取貨物，再與離平地村更遠的「深山番」交易，如此可以賺取差價，從中得



▲ 藉由織布，得以用溫婉的角度，重新認識烏來泰雅文化。

利。從屈尺的泰雅語「ksutuw」之意：「（與漢人交易）賒借物品」，即可一窺這段歷史。

提到泰雅族人的編織技藝，又是讓我們驚艷的技能，正如同木舟之於達悟族，琉璃珠之於排灣、魯凱族人。泰雅族的編織手藝可說是全島原住民中數一數二的，極具代表性。在沒有文字的年代裡，族人為了記錄祖先走過的路途，於是將歷史傳承的語言化為絲線，編入細密的織紋裡留存。靠著女子纖柔有堅毅的手，在經緯線條的鋪陳交錯中，逐步成為一篇篇有血有肉的故事史詩，獨到的細膩隱隱浮現，為後代留下了尋根創作，也使外人得以傾聽屬於泰雅族婦女的巧慧心思。泰雅族的編織圖案因不同族群而有所差異，烏來的泰雅族更偏愛紅、黑、藍色，圖案以橫向紋路為主，連續織上數個菱形小紋的特色，這些紋線皆具有特殊意義：或代表著族人

遷徙路線；或述說著家族歷史，其中最普遍出現的圖案，便是象徵祖靈眼睛的菱格紋。織好的布再依需求稍加縫製，即可成為背心、披肩、綁腿、腰裙等衣飾，較隆重的，還會再串上貝珠裝飾。

藉由織布，我們也得以用一個更溫婉的角度，重新認識烏來這片土地的原始主人—泰雅族。

烏來台車

影響烏來泰雅族生活甚鉅的還有烏來的台車文化。新烏地區的台車線，早在宣統2年（西元1910年）就已有新店小粗坑至龜山的規模，後來又在原有基礎上鋪設龜山、平廣一帶的軌道，供運輸貨物與木材之用。

比起當時著名的官營林場如阿里山、太平山、八仙山等地，烏來林場的規模因地形封閉、不易運送等因素，相對侷限狹小，故普遍採取林班標售的方式進行砍伐，也就是當時特定地區的林木已繁茂到足以開採的階段時，官方即對外標售此區的伐林工程。因此烏來的山林開發一直屬於短期、暫時、極富流動性的型態，更使地方聚落隨著工期起落而有所變化遷移。地形限制、工期不穩，加上珍貴樹種不多，導致烏來先天上便少了發展鐵路運輸的優勢和必要性，烏來人擁有第一條公路，是等

到民國28年（西元1939年）時才修通，還是臺灣電力株式會社為興建烏來發電廠，將烏來通往新店的隘勇線開鑿為公路。在此之前，烏來對外聯運，全仰靠這些簡易、純靠人力駕駛的輕便台車。

那時的人們常會看到，人力台車去時載滿著木材與雜貨，回程時則坐滿搭便車回家的村民。當時沒有座椅，乘客多坐木箱與小板凳，後來則改設藤椅，可專門載客，所以有人說烏來台車是臺北捷運的雛形。

在新烏公路開通前，台車曾是烏來地區最重要的交通工具。台車最早是以簡單的開放式木箱載客，其後是改坐藤椅，最後是可遮風避雨的箱籠。早期環山公路還沒開通前，遊客走到烏來瀑布必須要爬山路，一趟下來並不輕鬆。於是，台車便被改裝成載人的交通工具。極盛時期，台

車常常客滿，供不應求。

有趣的是，台車路線原為運材而設計，因此空車上山時是上坡，人力推行較不費力，載貨下山則是下坡，可讓台車自動滑行，輔以木棍摩擦後輪以降低速度，所以又稱手押車。但載客時，上下路段同樣坐人，若是遇到上方來車，還必須先將台車從軌道上搬下至路旁，因此上行路程時備極艱辛。

這段由運材轉為觀光用途的烏來台車發展史可以在烏來林業生活館內一窺究竟。不過，隨著時代的變遷，如今的台車已發展為雙軌並行，好像遊園小火車般搖著鈴鐺輕鬆穿梭於烏來的山林之間。唯一不變的是，慕名而來者絡繹不絕，大家都想體驗這具歷史情境的懷舊台車文化。

從清代、日據到民國，在悠悠的歷史長河中，走過了泰雅先民們的遷徙史，以及孕育烏來成為台車故鄉的一頁林產開發史。在烏來古道、老街、瀑布區的每一個著名景點，其間歷史刻痕，依然清晰可見。泰雅族人用珍惜、敬畏的心來對待這條會冒出熱騰騰溫泉的溪流，與周旁山林帶來的豐盛山產，過著豐衣足食、與世無爭的自主生活，在他們的眼裡，他們由衷的感謝祖靈，引領他們，來到如此美好的家園。游



▲ 烏來台車乘載著烏來地區的發展歷史。